

緇門崇行錄淺述—力役田舍 悟道法師主講 (第四十集)
2021/7/3 台灣台北靈巖山寺雙溪小築 檔名：WD20-053-0040

《緇門崇行錄淺述·尊師之行第三》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請大家翻開「尊師之行第三」，七十七頁，我們今天進入《緇門崇行錄》第三單元，是講尊師重道的一個行為。我們看下面第一個公案：

【力役田舍】

往下看這個文：

【晉道安法師，十二出家，神性聰敏，而形貌甚陋，不為師所重，驅役田舍；至於三年，執勤就勞，曾無怨色。數歲之後，方啟師求經。師與辨意經一卷，可五千言。安齋經入田，因息就覽，暮歸更求餘經，師曰：「昨經未讀，乃復求耶？」答曰：「即已成誦。」，師雖異之，而未信也，更與成具光明經一卷，將一萬言，齋之如初，暮復還經。師令誦之，不差一字，方大驚歎。】

「尊師之行」第一個公案是講到晉朝的道安法師。道安法師很有名，講經的科判從他開始的，他把經典判為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當時佛經傳到中國來沒有這樣的分法，他講經說法就把這個經一開始到哪一段是序分（序分是開端，端序，開頭）；主要的部分是正宗分，哪一段到哪一段；後面是流通分。當時他這個分法，在佛門當中很多人有意見，大家認為佛經來也沒有這個分法，為什麼你要這麼分法？所以很多人他不能接受。後來看到印度傳來一部經論，在印度已經有這樣的分法，那個時候大家才沒有話說，非常佩服，以後講經都採用他這個三分的分法，稱為「彌天高判」。

這個公案是講到晉朝的道安法師。自古以來，法師用這個道安

的德號很多，我們老和尚常講，台北松山寺以前的住持也叫道安法師。這是晉朝的道安法師，他十二歲就出家了，從小就出家做沙彌。『神性聰敏』，就是他的天分非常的聰明敏捷。『而形貌甚陋』，但是他長得很醜，也就是他長得那個樣子不會討人喜歡，形貌很醜。『不為師所重』，就沒有被他師父所器重。因為人往往會用相來取一個人，認為這個人長得比較莊嚴，大概他很有才華、很有能力，這個就不一定，有的人他相貌長得不怎麼樣，但是他很有能力、很有才華。道安法師就是很聰明，但是長得不怎麼樣，所以他的師父沒有器重他。不重視他，怎麼樣？『驅役田舍』，就是叫他去做苦力、做苦工，「田舍」就是去種田，去幹這些農活，種田。『至於三年』，這個三年『執勤就勞，曾無怨色』，這三年他就是依照他師父的指示，就很努力到田裡工作，這樣做了三年，很認真的做，就是很勤勞，這樣去做。「曾無怨色」，就是他從來沒有一句怨言，也從來沒有看到他臉色不高興的樣子，沒有，三年當中沒有一句怨言，從來沒有一次他的表情不高興、不歡喜，這個樣子。

『數歲之後』，「數歲」就是再經過很多年，『方啟師求經』，那個時候才向他的師父求經，他想發心來學經典。他的師父也看到他這麼多年來，他叫他做這些苦工工作，他很認真的做，從來沒有怨言，也從來沒有看到他有不高興的時候，這個時候他來向他師父啟請，他想要學經典，他的師父就答應了。『師與辨意經一卷，可五千言』，《辨意經》是在《藏經》裡面的一部經典，這一部經，一卷有「五千言」，就是五千個字。五千言大概是一部《金剛經》這樣的字數，五千言。『安齋經入田』，「齋」就是帶著。他學經不是說他工作就不要做了，他師父只是允許他可以學經，但還是要去田裡工作，所以他就帶著經典到田裡。因為以前的經不是像我們現在印得很多，每個人可以發一本，沒有。很大的寺院才有一套

《大藏經》，那國家發下來的。以前做《大藏經》是國家政府在做的，中央在做。比較小的寺院大概是半套。所以以前這個經典，你要的話你要去抄，抄一部經要抄多久！這個經書就不是很容易得到了。所以向師請經，也就是說他去出家的這個道場是講經說法的，就像我們老和尚的經教道場一樣，講經說法的，所以它就有經典。有就是說給他去讀，讀完還要交回來，因為經大概只有一本、二本。

所以「安齋經入田」，『因息就覽』，「息」就是當中他有休息的時候他就看了，利用休息空檔來讀這個經。因為你要學經教，古代的規定都是先要讀誦，讀到你會背誦，這樣才可以。他就利用休息時間看這個經。『暮歸更求餘經』，「暮歸」就是晚上休息了，回來向他師父報告，說師父，我這個經已經看完了。他的師父說，『昨經未讀，乃復求耶？』昨天才給你經典，你都還沒有讀好，怎麼今天又要請其他的經去讀呢？『答曰：即已成誦』，他說昨天師父給我的經，我已經會背了。看一天他就會背了，那這個不是一般人，等於是看一遍，他一遍就成誦了，他就記住了。古時候因為經書少，都要靠讀誦、靠背誦，包括世間讀儒家的書、道家的書，都是要背誦。他已經成誦了。『師雖異之』，他師父覺得很奇怪，你怎麼這麼快！有的人背了好久都還背不下來；昨天才拿給你，今天你就說會背了，他覺得滿奇怪的，『而未信也』，他的師父不相信。『更與成具光明經一卷，將一萬言』，就拿一部經文更長的經給他。你說你已經會背誦了，好，再給你一部《光明經》，「一萬言」就是一萬個字。『齋之如初』，就是帶著去工作的時候他就看，看完了。白天去工作，去跟他師父請這個經就帶去田裡面，工作休息的時候他就讀，晚上回來休息就還經了，師父，我會背了，就還給他師父了。師父當然不相信，『師令誦之』，就是叫他背給他

聽，『不差一字』，真的背出來，沒有掉一個字，沒有念錯一個字，「不差一字」。這個時候他的師父『方大驚歎』，那個時候才，我們現代的話講，很大的震撼，「大驚歎」，這個真不簡單。

後來道安法師成為一代很有名的講經說法的一位祖師。所以他那個「彌天高判，千古同遵」，科判還沒有傳過來，他就已經判出來了，後來印度那個科判過來，去對照，果然印度以前就有了，所以非常佩服他這個高見。這是道安法師。

下面是蓮池大師的一個讚歎：

【贊曰：安，清廟之圭璋也。】

讚歎道安法師他是天才，就像聖賢或者祖宗的宮廟裡面的寶玉一樣。『圭璋』，像寶玉一樣，這個寶玉就是無價之寶。這樣的人材叫他去耕田，他能辛勞不怨。

【置耒耜而服勤不怨。】

『耒耜』，「耜」就是好像鐵鍬，「耒」就是柄，耜就像鋤頭那個部分，耒就是握的那個柄，或者圓鍬這些農具。『服勤不怨』，「服勤」就是很勤勞為寺院服務，做工作，做苦工，他沒有一句怨言。他沒有說我是來學經教的，怎麼叫我來做苦工？他沒有。他很認真的做，而且很歡喜的做，他沒有一句怨言，這個真的是不容易。現在我們有一點點才華那就不得了了，你看這個祖師，這種天分，誰能夠跟他相比？他這樣的一個尊師重道的精神。

下面蓮池大師講一些感嘆的話，

【今弟子才負寸長，禮貌衰則去矣！況田役耶？況久於田役耶？吾於是三歎。】

蓮池大師看到這個公案，他就嘆息嘆三次，他說現在的弟子（明朝那個時候），稍稍有一點小才能，如果你講話對他比較不客氣，他就要離開了，他要離開師父，他不待了。你看明朝那個時候就

這樣了，現在當然這種情況就更嚴重了。現在做師父的人，罵徒弟罵不得，你講幾句不好聽的他就走了。在明朝那個時候就有這種情況，到我們現在這個時代，這種情況當然就更多了、更嚴重了。蓮池大師感嘆，講點比較不好聽的話，他就要走了，那何況叫他去種田、去服務，他怎麼肯幹？講幾句話不中聽他就走了，你還叫他去做這些，他怎麼會去做？又何況長久的種田服勞役？那個不是一天、二天，好幾年，長期的，現在的弟子，沒有人願意這樣做。所以蓮池大師講，想到這裡，我不禁嘆息不已！蓮池大師說，很感嘆，現在這個時代，找這樣尊師重道的人很難，不容易。到我們現在這個時代，當然就更難了。這個方面，的確我能夠理解，也能夠體會。學經教，過去我們淨老和尚辦學習講經的講經班，也有很多人發心來學講經，到最後也沒有繼續學習，或者有的離開了，不學了。為什麼不學？因為沒有安排他練習講經，大家也就不願意再待了。因為大家去就是說，我是來學講經，要安排我練習講；沒有安排，我當然就走了，我來學講經的。

這個學講經當中，就是說我們師父他也是觀察一個人，就是說你是不是真心發心要來學？真心要發心來學經，也要經過一些考驗，他才是真正發心要學的。怎麼考驗？就在生活當中，叫他去做事。你看道安法師，做了好幾年。所以他先叫他去做事，或者來圖書館、道場住一段時間。那個時候講經都是韓館長在指導，很多人他就不接受。當然韓館長她也不是講經的，她是管事的，當然講經不是她的專長，但是她要插一手，我們老和尚住在那裡也只能隨順她。很多法師，包括在家居士去，看到這種情況也就不願意留下來，這裡學不到，師父也沒教，都是館長在教，大家也就不能接受。館長在那邊教，她也并不是真正教你講經，她只是講講，她插一手，管一管，主要就是說你要做一些什麼事情，圖書館的工作大家要去做

，主要是這個。有很多人他也不願意，叫他做事他不願意，那也就走了。

那個時候我出家也是發心要學講經，在基金會學講經都沒問題，到圖書館不行，要做很多事情。還有我最不喜歡的唱念，去到那邊要學唱念，館長她喜歡唱念，我們師父也要隨順她。我心裡當然就想，師父講經當中不是說，不贊成人家去做這些經懺佛事？但是為了要學習，也得要去遷就這個環境。後來館長又叫我做當家，因為她常常不在。我們師父說，最好不要管人管事管錢。我最不喜歡的管人管事管錢，現在我全部要管，最不喜歡的唱念現在要學。後來我就想，大概我這輩子，我也沒有學講經的因緣，那就算了！想到日常法師那句話，出家人要去遷就環境，不要叫環境來遷就你。也沒有時間，哪有時間去看稿、去寫講稿？寫講稿要多少時間，我又不是那種天分很高的，一下筆就萬言出來了。你要準備要多少時間？你那些工作，你哪有時間去準備？沒有，沒有辦法、沒有時間。

後來這樣過了幾年，本來我就想放棄了；不是不學，就是沒有那個機會去學。大家想一想，你管事管錢管人，還要做法會，那個時候圖書館人少，接電話、印經、搬書，還要打掃、做香燈，法會師兄做維那敲木魚，還要打掃、清理廁所，客人來要泡茶、摺毛巾，還要整理師父的房間。還包括圖書館外面，那個時候民生大樓那些喝酒的很多，那個時候真的是走到下面是陰森森的，走到佛堂才看到光明，喝酒的他在樓梯口那個轉角他去大便，很臭，我們都會經過，我跟師兄都要去清那些喝酒的去那邊拉的大便，你說哪有時間去學講經？後來師兄又走了，就剩下我一個；本來人就少，他又走了。後來我就放下了，這輩子大概沒有因緣學講經了。我出家的本願就是學講經，但是也沒有死心，反正當時的念頭是放下了，我

專心來做事。

後來我們老和尚講《無量壽經》，錄音帶流通出去，在新加坡、在台灣中南部，還有三重、汐止蓮社，他們那些同修也都得到這個錄音帶。一些老人家，老菩薩聽不懂國語，他們聽得懂，給老菩薩講這個經很好，但是他們聽不懂，不會念。後來汐止蓮社那個社長（那個社長現在還在），姓葉，帶了方居士，還有他的同修，幾個人來圖書館向老和尚、館長啟請，請師父是不是可以派一個法師，會講台語的去講《無量壽經》給老菩薩聽？因為他們聽師父的聽不懂。那個時候師父跟館長就說，你會講台語，你發心。那個時候我真的是抱著頭發燒，講台語講這些白話這些可以，那些經都要念文言文，生難字那麼多，那個字怎麼念？我都不知道怎麼發音。館長就說，那你要發心，你不發心你就不慈悲。那個時候真的是給我一個很大的挑戰，我說講國語還可以，我們有注音可以看，講台語沒有注音。後來也沒辦法了，硬著頭皮接下來，我說現在講台語，比我講國語困難十倍以上。師父說了，我也不能說我不去，硬著頭皮答應下來。答應下來之後，我就自己真的是很頭大，就是一直找，就是揣摩，因為那個經都是文言的，就是一直揣摩，揣摩以前我父親帶我去看布袋戲，以前布袋戲那個口白都是文言的，還有南管、北管，還有歌仔戲，他們講的一些都是文言的。

後來就去請林老師來讀這個。早期我在圖書館，那個時候還不認識林老師，是請一個女眾，她好像會念台語的，讀經的，請她錄，錄了之後我就跟著那個學，就這樣。那也沒有時間準備講稿，大家想一想，我哪有時間？我要坐櫃台，要接電話，客人來要泡茶、要摺毛巾，還要煮飯。還有人家請經書，晚上師父講經還要錄音，師兄錄影，還要搬經書，經書來還要去搬，還要打掃，還要做法會、做香燈，真的是全包。現在叫大家做一樁就好了，就沒有人要幹

，不要說全包了，叫你去坐一個櫃台你就不幹，就覺得現在很難。

沒有時間，你怎麼去準備講稿？我就請問師父，講稿沒有時間去寫。複講，我不是講那麼多嗎？他說複講。複講，我記憶力也沒那麼好，聽師父講一遍就完全可以重複講出來，也沒那麼好。那怎麼辦？以前我在剛出家的時候，我也是在基金會有複講過，複講老和尚的《了凡四訓》。我當時是聽錄音帶，然後聽一句暫停，趕快寫一寫；沒聽清楚再倒帶，再聽，再寫一寫，這樣把它抄下來，然後晚上拿上去講，照單，這樣去重複的講。後來到圖書館，也沒時間去抄那個錄音帶，抄還是要時間的，在基金會比較有時間，到圖書館就沒時間了。沒時間，後來我就拜託一個居士幫我，拜託妳幫我抄師父講的《無量壽經》。那個時候還沒有現在的電腦這麼發達，就是打字打出來。她也很發心，幫我這個忙，我就拿這個，拿上去就翻譯念給老菩薩聽。

所以我這個講經，出家之後不是練習國語，是練習台語。後來新加坡的老菩薩也聽不懂，所以才叫我去新加坡講閩南語。所以學個經也不容易，很難。但是有很多我們出家眾的師兄弟，後面的師兄弟人多了，他們就比較好了，當初也沒人，後來就比較好。但是有很多人他沒有耐心，也就離開了，不想學了。所以我看到蓮池大師這個感嘆，我是感同身受，我可以理解的。現在人，你講幾句不好聽的他就走了，還要你叫他去做什麼，他才不幹！真不容易。所以現在你們學講經，你們就一定要有半天的時間、一天的時間來準備。我是沒有，我是什麼時間準備？在台上那個時間才是我的，在台下都不是我的時間，很多事情要做，要處理。所以這個尊師重道也就是說，不是只有看到頂禮、祝福，師父他要交代你的，要去磨鍊你的心性，你要能接受。當然你要能夠理解才會接受；你不理解，肯定不能接受。當時我也是有一點理解，所以有一些後面來的師

兄弟，我都跟他們分享，但是他們體會不到，體會不到他也就走了，所以這個就很可惜了。

因此我們看到道安法師這個公案，這個我是有同感，你要學經，叫你去工作。那個時候我一直在想，師父，你在台中蓮社不是有李老師這樣教嗎？後來我們師父講，我們現在這裡沒有台中蓮社那個因緣，學講經怎麼學？在生活當中學，就是這樣。你能接受，留下來；不能接受，那你走。很多人他是無法接受，所以走的人是非常多，包括在圖書館出家的，走了很多。

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，尊師之行第一個，道安法師的公案，也是讓我們知道一個學習的態度，你沒有尊師重道也真的學不出來。好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